

知识分子必须红透专深

孙叔平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知識分子必須紅透專深

孫叔平

江蘇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南京

本文原題为“在新形势下知識分子必須力求紅透专深”，曾发表于“江海学刊”第五期。今征得作者同意，印成单行本。在付印以前，作者又修改了若干文句。

——編 者

知識分子必須紅透专深

孙叔平 著

*

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許可証出〇〇一號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南 京 湖 南 路 十 一 号

新华书店江苏分店发行 南京前进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張 5/8 字數 11,000

一九五八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八年九月南京第二次印刷

印數 8,001—28,000

这里所論的知識分子仅限于高級知識分子。而在高級知識分子中，所論的又多为高等学校教师。

旧中国遺留下来的高級知識分子，从他們的家庭出身、本人成分、所受教育以及由这些形成的世界观来看，大部分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这批知識分子，在解放以前，和党有很大的距离。因为他們大都是拥护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秩序的，而党所領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則要从根本上打破那种社会秩序。解放九年以来，他們是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他們在党领导下参加了抗美援朝、鎮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等等运动，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补課。然后，他們又在党领导下参加了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些运动中，他們自觉、自願、自动的程度是各有不同的，他們接受改造的程度也就各有不同。

他們中的一小部分人对历次政治运动是或明或暗地抗拒的，对党的領導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反对的。在去年党的整风开始时，他們进行了猖狂的进攻。他們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现在，他們在人民羣众中已經完全孤立了。他們的改造，和一般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是不同的，我們在这里不論。

他們中的另外一小部分人，經過九年來的改造，已經基本上變成了工人階級知識分子。他們的繼續改造，和一般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也是不同的，我們在這裡也不論。

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今天仍然帶有兩面性，動搖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他們的動搖還沒有結束、兩面性還沒有克服以前，即在他們還沒有經受徹底改造、變成工人階級知識分子以前，他們中人的色度也可能各有不同。但總的說來，他們仍然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這裡，我們所要論的正是這樣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這樣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取得決定勝利的今天，是處於一種怎樣的精確狀態呢？

他們很矛盾。

他們的舊包袱很重。他們過去參加過封建剝削或資本主義剝削。他們的舊生活已經一去不返了，但他們仍然懷念那種生活。有人懷念自己的田園土地，有人懷念過去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和右派分子一樣，感到“今不如昔”。

他們對新事物很難接受。平心而論，他們並不否認社會主義建設的某些偉大成就，但他們對社會主義制度總是不能熱愛。相反地，他們對社會主義社會生活的某些方面還很感抵觸。

他們的 worldview 還沒有根本改變。他們的人是生活在社會主義社會了。但他們的靈魂深處還留戀着資本主義。生活在社會主義的新中國，他們還感到氣候不宜、水土不服。

他們也是在為社會主義工作。但他們所有只是一套舊的本

事。他們就用自己的旧的本事来为社会主义工作。結果，他們的所作所为就往往有利于資本主义，而不利于社会主义。

于是，他們和社会主义制度就有了矛盾，在政治上如此，在工作上也是如此。

下面，我們就把資产階級知識分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作一个概略的分析。

二

在政治上，資产階級知識分子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貫串在經濟、政治、思想三大領域。

社会主义的經濟是建立在生产資料公有制基础上、实行有計劃的发展的經濟。这种經濟制度促进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在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內，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的強国，看来是不成問題的了。在工业和农业生产战綫上，几乎每天都出现奇蹟。对于这种建設事业的伟大成績，資产階級知識分子是不是完全无动于衷呢？

不是。他們也将信将疑地称讚这些成績。但是，他們总感到不很惬意。

他們的不惬意之处何在呢？

他們的不惬意之处——在“工作过于紧张”。他們是过慣了悠閑生活的。过去几年，他們已經感到“过于紧张”。他們缺乏多快好省地建設新生活的迫切要求，他們不能理解解放了的工农

要求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迫切情緒。因此，在全国工农干劲冲天、万馬奔騰的形势面前，他們也感到“形势逼人”，很难照旧生活，但他們却总是害怕“工作过于紧张”，生活中的閑情逸致就会完全丧失。

他們的不惬意之处二在“供应过于紧张”。他們是过慣了舒适生活的。对过去几年生活的改善，他們还感到“不能滿足”。他們所特別关心的是个人和家庭的物質利益。所以，一听到“社会主义建設以重工业为中心，他們就想到“人民又要束紧腰帶”。一碰到粮食、食油、白糖、棉布等等的計劃供应，他們就想起“有錢总可以买到东西”的“自由市场”。一碰到日常生活中的某些不便，他們就埋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沒有情趣”。工資提高了，他們不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教授生活相比而感到滿足，却偏和抗日战争以前的教授生活相比而感到“仍不如昔”。

在經濟生活上，他們和劳动人民沒有共同的感情。劳动人民对失去了的地獄生活自然毫无留恋，而他們則依然保留着对失去了的“大好年华”——失去了的剝削生活的悲涼的回忆。劳动人民在打碎了剝削制度的枷鎖之后正在以英勇的劳动来建設美好的生活，而他們則对建設社会主义的劳动不願“各尽所能”，对劳动所創造的果实則很想“各取所需”。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的。对于这样一个真理，他們很难理解。他們的头脑中仍然有很浓重的不劳而获的剝削意識。

社会主义的政治是党領導下的无产階級专政；在人民内部，則实行民主集中制。在这种政治制度下，中国是空前的統一起

来了。中国人民不再是一盘散沙，而是坚如磐石。中国人民不再是东方睡狮，而是东方巨龙。中国已经以伟大强国的姿态屹然挺立。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变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是毫无感觉呢？

不是。他们也有中国人民是站起来了的感觉。但对新中国的政治生活，他们总感到不很舒适。

他们看不到劳动人民在解放后获得了日益充分的民主，他们仍然很向往资产阶级民主。他们不能区别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他们把资产阶级政党的互相竞争和互相攻讦看作民主的表现，而把无产阶级对反革命阶级的专政和人民内部的民主集中制却看作民主的限制。

他们看不到劳动人民在解放后获得了日益广泛的自由。他们不了解自由需要有物质保证，不了解只有在劳动人民有了免于饥饿、免于剥削的自由的时候，政治自由才是劳动人民人人可以享受的甘美的果实。在自由问题上，他们和劳动人民没有同感。他们在旧社会不曾感到不自由，所以在今天也不感到自由。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人事上都要求有“自由市场”。他们留恋过去的“职业自由”（这在一般人是失业自由）。他们把服从组织分配看作是个人自由的丧失。

他们无视反革命的阶级斗争，却很畏惧革命的阶级斗争。对旧社会制度下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他们视作当然。而对新社会制度下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他们却怀着无穷的憂惧。他们的关心和同情是在剥削阶级方面。他们向

往英国工党式的“社会主义”。假如世界一定要变成社会主义的世界，他們就希望資本主义世界也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

他們还不完全信服党的領導。原来，他們認為党能領導軍事，不能領導經濟。现在大体已經承認党能領導經濟，但仍然怀疑党能否領導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他們確認“外行不能領導内行”。他們否認党对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政治、思想、組織領導。他們所謂領導就是要党替他解决專門的业务問題。而在專門的业务問題上，他們又是“唯我独尊”的。因此，在他們看来，什么人也不能領導自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大都保留着“夏虫井蛙”式的自大狂，把自己的一点知識看成奇貨可居。

他們对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很难由衷信任。他們以資產階級民族主义的观点来看待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他們和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一样，把社会主义陣营和帝国主义陣营的对立看作两个“軍事集团”的对立。他們不放心向社会主义一边倒。他們欣賞“超越于集团之上”的中立。

以上这些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政治观点。他們的政治观点和党的政治路綫是背道而馳的。因此，他們对党的政治路綫就不能沒有抵触，沒有怀疑。

社会主义的文化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文化。这个文化以社会主义經濟为基础，在社会主义政治領導之下，为社会主义經濟基础的巩固和发展服务。社会主义政治的領導和社会主义經濟基础的发展决定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解放以来，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都出现了蒸蒸日上的形势。資

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这种欣欣向荣的气象是否完全视而不见呢？

不是。他们承认社会主义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但又觉得这个发展不合乎自己的心意。

解放以来，他们就感到“思想不很自由”。这就是说，他们遭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批判，不再能够自由地按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行事。他们很害怕思想改造。思想改造对他们所起的革命作用，他们很容易淡忘。而对思想改造过程中某些很难避免的痛苦，他们却总是痛定思痛。他们说：思想改造留下了“副作用”。实际上，所谓思想改造的“副作用”以及历次政治运动的“副作用”不过是说明他们的思想问题并未解决，思想改造並未见功。

在一九五六年，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政策宣布以后，他们颇有些“自由化”了的感觉。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当作百家中的一家，他们以为从此一切思想都可以自由发展，毒草和香花就可以共生。反右派斗争开展起来以后，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于是，他们又怀疑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政策，以为不可能真正实行。他们一直是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精神来理解党的科学、文化、教育政策，以为一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就不再会有独立思考和思想自由，而所谓独立思考和思想自由就是要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放弃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在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在顽强地表现自己。他们坚持按他们的经验和他们的传统办事。于是，在科学、文化、教育工作的领域，也就开展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两条路綫的斗争。

資产階級知識分子在經濟、政治、思想三大領域內和党的矛盾略如上述。这种矛盾，总結起来，就是資本主义的剝削思想和社会主义的經濟制度的矛盾，資产階級民主思想和无产階級专政制度的矛盾，資产階級自由主义傾向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領導的矛盾，資产階級民族主义傾向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矛盾。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世界观——資本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矛盾。毛澤东同志指出：“世界观的轉变是一个根本的轉变，现在多数知識分子还不能說已經完成这个轉变。”^①在他們的資本主义世界观未彻底轉变以前，就是說，在他們沒有真正变成工人階級知識分子以前，他們和党的領導、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沒有矛盾。

当然，一般資产階級知識分子和資产階級右派分子是不同的。右派分子頑固地拥护資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而一般資产階級知識分子則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他們自以为在走“中間道路”，是“粉紅色的”知識分子。其实，他們的紅是淡薄的，白是浓重的。在他們的思想中，紅的部分推动他們自觉接受改造，白的部分則推动他們和党的領導、社会主义制度对立。紅战胜白，他們就变成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白战胜紅，他們会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两条道路他們只能选择一条，中間道路是沒有的。

① 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第22頁。

三

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政治上對社會主義是三心二意的，在工作上就不可能是負責的。他們不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他們一切都為了個人利益。

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有些人是頗為篤實的工作者。但由於立場、觀點、方法問題沒有解決，他們就自覺地不自覺地按資本主義的路綫辦事，而不是按社會主義的路綫辦事。

許許多多的事實說明，未經徹底改造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能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骨幹。凡是這些人在領導而黨沒有建立領導的地方，黨和國家的社會主義的方針、路綫就不可能真正實施。

首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個人主義者。為人民服務在他們不過是好聽的口頭禪。干什么，不干什么，完全以他們的個人名利為轉移。

就拿大學教師來看吧。

作一個大學教師，總應該作好教學工作吧。想到自己所培養的是社會主義建設人才，總應該認真做好教學工作吧。但他們卻不然。他們對教學工作不感興趣。因為在他們看來，教學工作是“輸出”，研究工作是“輸入”；教學工作是“為人”，研究工作是“為己”。於是，他們對教學工作就採取極不負責的態度。於是，所謂“輕教學、重研究”的傾向在大學教師中就蔚為風氣。有人不備課，有人是在走向學校的路上備課。有人上課直唸講

义，有人还唸錯了講义。有人連夜赶翻譯，次日衣冠不整，講义帶錯，就上講台。有人发明了教学工作上的“远程控制法”，在黑板上写上参考書的頁数就讓学生“自学”，自己却到圖書館去“向科学进军”，或到操场去“鍛炼身体”！还有人公然提早二十分鐘下課，为了搶先到食堂去买一盆糖醋魚！

資产階級知識分子对教学工作是不負責的，对翻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也並不負責。在翻譯工作上，他們粗制濫造。在科学研究上，他們进行抄袭、剽窃並伪造数据。只要有名利可图，什么科学的良心、人民的利益、祖国的信譽，他們都在所不計。在“双反”运动中，几乎每个科学研究机关，每个高等学校都曾揭露出这种騙局。这些丑恶事实証明，这一部分人物是知識商人。他們的行为和唯利是图的資产階級分子毫无二致。

其次，資产階級知識分子又是“天才教育論”者。他們所願意加意培养的是“天才”，而不是“庸才”。他們所謂“天才”大多是思想落后、小有聪明的剝削階級子弟，他們所謂“庸才”大多是文化基础不高、“土里土气”的工农子弟。他們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培养那些“天才”，把他們培养成为和自己一样的个人主义者。而对他們所謂“庸才”，則非常冷淡、歧視。他們对这般“庸才”运用十足主观主义的教学方法：他們用自己的一点知識吓唬人，对刚进学校的一年級学生講四年級的教材，对不懂外語的学生大講外語；他們教学从自己的兴趣出发，而不是从教学計劃的要求和学生的程度出发；結果，在他們的教育下，工农学生就不可避免地大批退学、留級。他們認為这是“自然淘汰規律”在起作用。他

們提出種種理由來證明工农學生不宜干在他們的专业學習。文史专业的教師說工农學生不懂古文，外文专业的教師說工农學生不會發音，數理专业的教師說工农學生程度太低！這樣，大學向工农開門的方針，一碰到這樣的教師，就根本不能實施。

其次，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又是知識私有主義者。知識是他們的私有財產。他們的知識“傳子不傳賢”，就是對“及門弟子”也要“留一手看家本領”。至於對外人，對組織，則一切都要“保密”。凡是他們“保密”的東西，在講台上絕對不講，在私人交往中也絕對不提。他們生怕別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生怕別人捷足先得，奪取自己的“專利”。於是他們就關起門來研究自己的“黑題”。但是，為了個人名利，他們却願意用外文在國外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他們信奉“科學無國界”的格言，他們不惜用國家機密來換取個人的“國際榮譽”。

其次，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又是崇古主義者。這在有些人主要是立場問題。他們迴避談今，以免暴露對當今不滿的立場。他們緬懷往古，來寄托自己對當今不滿的情緒。他們這種懷古情緒和某些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而立場又未徹底轉變的青年學生的沒落情緒非常吻合。在他們影響下，這批青年就日益脫離現實，脫離羣眾，變成會“傷春悲秋”的“才子佳人”或“不滿現實”的“山林隱士”！這在另一些人主要是學術思想問題。這些人“厚古薄今”，把自己的一點支離破碎的陳舊知識看成無價之寶，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並不熱心學習。他們認為只有講古才是真正的學問，只有掌握別人沒有掌握的資料才算真有知識。他們片

面夸大資料的重要性，貶低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重要性。他們把煩瑣的考證當作治學的唯一能事。他們不能辦到豐富資料和正確觀點的統一。這樣，他們就不能擔負批判地整理古代遺產，使古人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任务。相反地，在他們影響下，現代青年卻變成了古人的奴隸。

其次，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又是教條主義者。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工作者就不消說了。他們還說不上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當作教條，而是把資產階級學說當作教條。他們“重外輕中”，在講堂上傳播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和奴化思想，讚頌腐化享樂的美國生活方式。他們的問題是立場觀點問題，而不是教條主義的思想方法問題。至於資產階級自然科學工作者的問題，除了立場問題以外，的確是教條主義的思想方法問題。這些人大多只有書本知識，而缺乏實際知識。而且，由於他們的自然科學知識大多是從歐美學來的，所以他們的知識又往往僅僅是歐美的書本知識。他們迷信歐美科學，輕視蘇聯科學，更輕視我國的科學遺產和勞動人民的豐富經驗、創造能力。他們不懂得理論來自實踐、技術出於勞動、“卑賤者”聰明、“富貴者”愚蠢的真理。他們只會向歐美科學文獻的夾縫中去找研究題，不會向生產實踐中去找研究題。他們錯誤地認為，科學一為生產服務，“理論性”就會降低。他們躲在“科學之宮”里從事所謂“純理論”研究，生產事業中的大躍進和勞動人民的發明創造，在他們看來，都沒有什麼“科學根據”！

其次，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又是宗派主義者。他們解放以前

的門戶之爭和私人恩怨至今還沒有完全消除。他們仍然用宗派主義的眼光來待人處事。他們中有人作風蠻橫，對上抗，對下壓，對左右擠。他們把自己的單位變成一個家長制的家庭。在這個家庭以內，順我者留，逆我者去。有人自鳴清高，“不親庶務”，既不任勞，更不任怨，一不如意就要鬧辭職。他們彼此之間文人相輕，各不相下，當面恭維敷衍，背後互相攻擊。在這種資產階級習氣未改的地方，就沒有集體研究，沒有社會主義的互助合作，沒有批評和自我批評，沒有民主集中制。資產階級習氣癱瘓着、瓦解着我們的社會主義組織。凡是這種資產階級宗派主義存在的地方，那里就有解決不完的糾紛；那里的就人各一心，互相傾軋；那里黨的路綫、方針就根本無法貫徹；那里所謂“為人民服務”就變成空話一句！

以上這些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矛盾在實際工作中的一些表現。總結起來，這些就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無產階級集體主義的矛盾、資產階級的教育觀點和社會主義教育方針的矛盾、資產階級的學術思想和技術革命、文化革命的要求的矛盾、資產階級的宗派糾紛和社會主義互助合作關係的矛盾。這些矛盾反映着政治上兩條道路的矛盾，不克服這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思想作風，我們的各種工作就不能在社會主義軌道上順利前進。

四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不

紅不專”的知識分子，最多也不過是“只專不紅”的知識分子。這種知識分子為資本主義服務是合適的，為社會主義服務則很不合適。

“不紅不專”的知識分子不能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這是很顯然的。因為他們既沒有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热情，也沒有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能力。因此，一般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不願意承認自己是“不紅不專”的知識分子，而願意承認自己是“只專不紅”的知識分子。

“只專不紅”的知識分子能否很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呢？

事實證明是不能的。

紅是指着政治，——是指着高度的社會主義覺悟，是指着強烈的羣眾觀點和勞動觀點，是指着在實際工作中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能力。紅，對於知識分子，是一個強大的政治動力，是一個銳利的思想武器。一個不紅的知識分子是一個不懂得人生意義的知識商人。他可以和無產階級作買賣，作一個僱傭勞動者，決不會熱情奮發，勤勤懇懇，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自己的全部能力。

專是指着理論與實踐統一的專門科學知識和技術。這在人文科學就是指着正確觀點和豐富知識的統一，在自然科學就是指着理論知識和生產經驗的統一。真正的知識分子必須是既有書本知識又有實際知識的知識分子。只有這樣的知識分子才會尊重勞動人民的智慧，總結勞動人民的經驗，解決社會鬥爭和生產鬥爭中的實際問題和理論問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只有書